



# 自言自语

彭辛 /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 序

## 美是与生俱来的

孔明

彭莘很美，不是一位高人在我面前这样感叹。我自谓是有阅历的，却罕闻有两个以上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这样赞美同一个女子，语气都是淡淡的，那淡淡里透着的却是清潭明月，是蓝天白云，是春面不寒杨柳风。我因为有同感，所以连声附和。

彭莘如何美？我不用形容词，我且说一段感觉。记得是2002年冬，我还在报社工作。一天下午，我回出版社办事，顺便去我曾经呆过的青年编辑部。一间房门敞开着，里边坐着两个女子，一个认得是关谊，另一个是新来的吧？一经介绍，知道是熟人的女儿。便亲近，与她聊了一会儿。感觉她像童话世界里的一个洋娃娃，白净的脸，含羞的笑，笑窝使人联想到荷。过目不忘，记住了她叫彭莘。第二年，我回到出版社，开始与她同事。可能是年龄的隔阂，彼此并不往来，见面她就笑，脸上永远有一朵荷。久而久之，未见她有特别处，风闻过一些事，目送过她匆匆来去的脚步。听说她好买书，自然好读书，当今社会还有这样的女子？听说她礼佛，不是迷信的那一种，是心灵依附了菩提，自己给自己一种向善的寄托。一次，听说她住院，问她母亲，被告知，她是急性阑尾炎，疼得直不起腰，自己去医院，进手术室不哼不哈，他的父亲却因为心被宝贝女儿的病所撕扯，立在手术室门外俩腿直发软。我把这话转述给同事，闻者无不啧啧。心疼，不能不肃然起敬。你看你看，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却有着这样的倔强，这女子没有出息，天都不答应的！

但是，当《自言自语》的书稿放在我桌案上时，我仍然大吃一惊。天下好女子多的是，天下写书的好女子却并非多的是。她请我写序，我很愚蠢地多问了一句：“是你写的？”她点头：“对呀！”我仍不能信以为真：“是你亲自写的？”她继续点头：“对呀！”她谦恭地离去，我端详着她的《自言自语》，忍不住自言

自语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度量。我平日对彭莘是很欣赏，但她的《自言自语》却超出了我的想象。且看她写了些什么！

《自言自语》，行文如梦呓。篇什集锦，各自独立，写的都是观看了一部部电影后的心灵所得、所感与所思，应该属于心灵鸡汤一类吧？我坦白，她品评的20多部电影，我只看过《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她说这是“一道家常菜”，看似平淡了些，却概括得恰切而到位。这样的评价，足见她的欣赏角度直观平视，也足见她的见识远在常人之上。她是观剧人，并不具备剧中人的经历，却看懂了剧中人的心灵独白，可见她的独具只眼，是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与哲思品位的。她的每一篇影评都不是刻意要说什么，也不着相于褒贬，而是观剧而后自观，思想鼓荡，灵感冲动，不形诸文字，便不能使心田上的澎湃激流归于一汪潭静。看她的文字，不自觉中被一种气场控制，心灵与她共鸣，心思与她畅通，会心一处去回味情节，去感喟命运，去领悟禅机。我不知道她的灵感从哪里来，却借助她的娓娓说道感受到灵感就像萤火虫，在字里行间浮游闪烁着光亮，不可思议，却妙不可言。她不是在写文章，而是在抒发一颗心灵的浅吟低唱，方块汉字只是她表达思想的绝妙音符。这是梦一样的文字，只能用梦一样的思维去感知、感应、感悟，只要心有灵犀，必会拈花微笑：哦，原来这样！

《自言自语》，还真就是自言自语！自己的，才是特色的。《自言自语》的好就是我心写我文，我文写我心，忠诚普世价值，抒写本来面目。蜻蜓点水，只在触电处咏叹；随心所欲，不在是非里纠缠。自己的心，自己的尺度，只比划深浅，不丈量长短。唯心的，才是透彻的，清明透亮一如水清见底。“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一部电影，一般人看过了，也就看过了，流泪是当下的，好歹都放下了；彭莘却不放下，而是用心灵去掂量，在掂量中回味一种真，在掂量中体验一种美，在掂量中确立一种善。于此，足见她对电影的“别有用心”，也足见她的处处留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即她的境界：向天咏叹，一半明白如话，一半藏锋如禅！

我突然觉悟：彭莘很美，美在《自言自语》里。只有彭莘能这样《自言自语》，只有这样《自言自语》，才能彰显彭莘之美，是美在本真、本色、本质。《自言自语》一如荷开初夏，美是与生俱来的。

2012年10月15日

## 伦敦谍影

###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剧照 1

长期以来，欧美动作间谍片的角色总有一种强烈的漫画感，如邦德系列的反派大多会有一张奇怪的脸蛋，或显著的面部特征，或糟糕的穿衣口味；邦德本人则像是烟草、酒水、汽车、服装、名表的代言人，没任务的时候可能会去骑马或潜水（顺便上演一出艳遇），要不就如《谍影重重》一般，不重样的各种巧奔妙逃技巧大比拼，反正不会待在阴暗狭小又烟雾弥漫的办公室里写调查报告或绞尽脑汁思考“鼯鼠”（双面间谍）究竟是谁。

必须清楚的是，间谍片可是英国的特产，所以当“间谍之父”约翰·勒卡雷的“史迈利系列”中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以下简称《锅匠》）在2011年被英国人搬上银幕时，那灰头土脸的圆场办公厅，那款式保守的深色风衣，那黑边框的老花镜，还有那一副副苦大仇深的表情，足以让我们暂时与时尚和浮夸划清界线，去体味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英伦谍战片的若干魅力。

曾经向同事推荐过这部片子，结果百分之百的人在听到《锅匠，裁缝，士兵，间谍》这个拗口又相当OUT的名字后表示毫无兴趣。因此，对片名（也是原书名）的解读十分必要，否则，如《刺激1995》（即《肖申克的救赎》）、《三宝大闹宝莱坞》（即《三个傻瓜》）这类电影史上的“片名灾难”又会令人险些错过一部佳片。悬念在间谍片中历来无足轻重，大多数观众也并不很在意，真相大白并非卖

点，商业化对其有着特定的运作模式。然而“史迈利系列”这样有原著强大支撑的剧本，悬念等同于一切，敌我身份扑朔迷离，让后世的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正义与忠实，或者说各位其主的全部意义。“锅匠，裁缝，士兵，水手，富人，穷人，乞丐，小偷”，这是英国儿童在数樱桃核、坎肩扣儿、雏菊花瓣、梯牧草籽里唱的算命歌谣，后来被原著中的英国情报机关老总用作暗号，指代他心中的几个“鼯鼠”嫌疑人。所以《锅匠》一片就直接将悬疑的谜面显示在了名字中，“锅匠，裁缝，士兵，间谍”这四个职业分别代表冷战时期英俄双方四种政治身份和立场，它透露出的关于身份意识的坚定与价值立场的虚无，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成为一种指涉性极强的符码化系统。最终，“到底谁是间谍（鼯鼠）”的疑问被解开，我们又会发现隐藏在答案背后的是更多的问号，即对情报部门存在意义的质疑，对各种钩心斗角和渎职腐败的披露。在这个完全陌生的间谍世界里，无论对抗以何种方式结束，真正的胜利者是不存在的，而胜利本身也不过是特工头子们升官进爵的工具——一旦耐心地突破这个转折点，本片的意义也就显而易见了。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剧照 2

本片基本尊重原著，没有浪漫与绚烂的描绘，除了 BC 和 TH 外，主演平均年龄达到 55 岁，甚至人物的一招一式都真实得近乎忠实记录。冷战时期的英国间谍，大多数同约翰·勒卡雷一样，都是在二战中成长，和祖国一同经历过最黑暗的时期，同时也是战时宣传政策的接收者。他们这一代人认为，德国人是最恶毒的，而全世界最伟大的领袖就是丘吉尔。所以，他们可以没有，甚至舍弃家室、

朋友，但是对英国重回世界之巅则抱有无比坚定的信念，并会为之奉献自己的一切。

勒卡雷把这种真实的信仰和梦想注入到了本片的男主角——退休的英方间谍史迈利身上，这个“矮胖结实，年纪最多刚到中年，从外表上，他属于伦敦常见的那一类与世无争、温和驯顺的人”的典型的间谍界“老狐狸”，成为政府在遭遇难题与劲敌时首选的执行者。他的工作不像彼得的剥头皮组一样身手不凡，不像点路灯组的托比一样眼线遍布世界各地，他的绝招是擅用心理战术招募和拉拢间谍人才，把堆积如山的档案资料与支离破碎的回忆进行无缝对接是他的本事。本片将他的这些特殊才能和常人无法理解的忧患意识、传统思想贯穿在他受到陷害被迫退休后，暗中挖出“鼯鼠”的主线故事情节中，而曾经与他共事的、经常坐在同一张圆桌上共商大事的“圆场五巨头”作为一条条重要而隐秘的支线角色，在其表现上，常会用到群戏的手法——景深的大镜头加上聚焦的分镜头，这样的场景在片中出现了至少三次，每一次的会晤都是在压抑、抵触的气氛中进行，对每一个人的面部特写，强调布光和主观视阈，在光线和烟雾的笼罩下，深不可测又各怀鬼胎的脸孔，尽显写实主义场面调度的威力，大不列颠最优秀的几位方法派男演员齐聚一堂，他们一丝一毫的表情都被精准地收入镜头，有如万箭齐发一般的力量，直指英国军情机构高层被禁锢的人际关系，使显在或隐伏的体制缺陷和幽暗人心暴露无遗。

美苏冷战，那个年代离我们说远不远，说近不近，有大量健在的见证者和浩如烟海的文献可供参考，如何在这样一段确凿的历史语境下进行影像的艺术表达和加工显得格外考究，况且人是复杂的，可以选择在直面与逃避中矛盾前行，或循着游戏规则落入精心设计的陷阱之中，万劫不复。

电影中有太多掩饰不住的对英帝国没落的怀旧情绪，它让英国人感到伤感，却会让外国人感受迷人的气质。电影站在 21 世纪的国际舞台，它用极端的内敛和晦涩传达了对于冷战的反思。冷战在意识形态领域是相互的不信任和相互敌对，冷战的每一方都认定和相信他方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目标，对方的存在和发展是对自己核心价值取向的根本威胁，这就为各国信奉与坚持自己的制度和秩序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和延展的合法性。从这个角度去看电影的发展和人物的塑造、争吵、冲突与较量，一切元素都变得暧昧又虚弱。研究组女王康妮缅怀的“My

lovely boys”，一去不复返的黄金时代。他们甚至怀念战争，因为在战争中，“英国人还有能引以自豪的东西”。日暮归途，圆场不再是世界中心，他们与卡拉的对抗需要看美国“表亲”的眼色，而一座几千英镑的房子，需要部长百般刁难的批准。他们不是无所不能的邦德，比尔会骑着自行车上班泡妞，甚至是剥头皮老手——行动组组长彼得去偷文件时也紧张得双手发抖；老谋深算的史迈利在最后收网前需要嚼口香糖来稳定心情，他们的下手，更与平常人无异，会犯大多数人都犯的错误，也会陷入感情的泥沼。史迈利的妻子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弱点，几乎葬送他的事业，而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又去劝说年轻的彼得清理门户。而最后吉姆射向比尔的那一枪，几乎是被死者默许的一枪，表现的是牺牲在生命和价值观下的“并不纯洁的友谊”。联想到康妮相簿里面那张曾经相拥欢笑的黑白照片，令人欷歔不已。

留意这些浮光掠影，仔细将它们编织起来，我们会感慨影像的力量，它会将书中的情愫这样毫无保留地冲击我们的感官，让细节也成为唤起思绪的传感器。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剧照 3

为了营造出悬念带出的可怖，间谍影片会在画面风格上不可避免地借鉴黑色电影的技巧，如光影对比、低调摄影和空间角度。本片导演阿尔弗莱德森延续了他在《生人勿进》里展现出的平静而战栗的影像语言，成功地将环境的冷化转化为光线的湿冷，尤其是几场办公楼顶的戏，城市的天际线被透视法拉得近在咫尺，蓝色滤镜校正了昏暗模糊的层次，通过补光和各种辅助光源，云迷雾锁的天空顿时显出清冽而剔透的质感，与室内愁云惨雾的基调互为映衬，将情节不断推向暗涌的、波诡的旋涡。而在故事的影像构思上导演将原著适度解构，开启了时序重组模式，刻意地打乱了某些时间段，又天衣无缝地保持了其空间的连续性，从而

在现状和回忆的枕藉中如愿地达到缅怀的效果，使观众在这些明暗交织的动态变化中，细细品味人物角色深陷政治僵局中的各种身不由己。

作为一部翻拍片，被二又三分之一人诟病似乎再正常不过，何况原版是一部能够有足够的工夫和心思去精工细作的电视剧集，再加之接近巅峰的《伊普克雷斯档案》珠玉在前。这部实力云集的间谍片夹在 2011 年底银幕一片暖暖内含光中几乎沦陷。不过，英国的电影大多有一种没落帝国的气质，高贵、不迎合，以一种冷静的态度看待世界，以一种冷漠的方式叙述故事，华丽而优雅的英国人不在乎能不能吸引观众的眼球，而更注重影片本身的价值，将一切刺骨的阴冷、潮湿、压抑、优雅、复古、性感等种种令人着迷的气质锐化显影。这不是惊险而没有养分的视觉刺激能带给人们的。电影与前几年的《影子写手》一样带有高调的精英作派，化合反应强烈的群像表演，个人觉得不输于同一时间段上映的《帮助》。

## 筑梦笔记

### 《坠入》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徐志摩《偶然》

一张写满谁也看不懂的英文的纸片将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孩子在这家天主教堂医院里牵引，他们因坠落受伤而相遇，一起坠入幻想世界，在不同的角色里完成自我救赎。

2007年，一部名为《坠入》的奇幻类型影片，以一种摄人魂魄的力量拉观众坠入现实与幻想的迷雾中。这部电影以现实作经，故事为纬，在命运的织机上，结成一张绵绵的网，幻想的梭子闪烁着金属片般的光焰，一圈圈晕出闪亮的色彩。



《坠入》剧照 1

《坠入》的男主角是一个叫罗伊的年轻人，为了心仪的女演员、为了自己的明星梦，冒险去做了电影特技演员，然而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头一回上阵就从火车铁桥上坠入河里，摔得险些高位截瘫，女朋友也投入他人怀抱。

瘫在病床上的罗伊决定用药物结束自己的痛苦和绝望，5岁的小病友亚历珊卓成为唯一可以被她利用的偷药工具，于是他用讲故事作为吸引小朋友的诱饵，创造了一个充满中东风情的虚拟世界，那里有阿尔罕伯拉宫式的清真院落，有倒

映在水池里的宏伟方塔和券廊，细碎的喷泉落珠令人怅然若失，而那些被大量湛蓝点缀的城市建筑更让人难以捉摸，华丽炫目的色彩为将要上演的复仇大戏拉开帷幕。导演塔西姆·辛格出身广告业，作为一名专攻设计的知名艺术家，《坠入》和他最负盛名的《入侵脑细胞》一样，他用最擅长的美学镜头，将人脑思维空间里最诡异瑰丽的画面进行风格化想象，大胆而浓烈的撞色是本片的亮点。

回到情节中，一开始，心不在焉的罗伊只是为敷衍亚历珊卓，信口编出一段所谓的“史诗般”的冒险故事，如同之前那个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野史一样无法自圆其说，所以扮演蒙面侠的人这时是亚历珊卓那个两颗门牙中间也有一道缝儿、一口印度腔调的父亲，然而随着这个复仇的母题在亚历珊卓的要求下不断枝繁叶茂，也许对于元信息的组织与互动的掌控，也许是作为旁观者和讲述者间离感的逐渐疏散，受到故事感染的罗伊于是将自己变成了蒙面侠，并从蒙面侠假装发誓报仇那一刻的轰轰烈烈起，罗伊就为这个角色注入了太多宿命的东西，他把自己的死生、辗转和苦楚统统交由这个信口开河、矛盾脆弱的怀疑论者主宰，就像一幅无与伦比的画像替道连·格雷背负岁月的皱纹和罪孽的印记一样，罗伊的故事则承载了远比年华老去更令人心碎的压抑和沮丧，剧本依靠罗伊纤细、敏感、易碎的每一根神经和长满荒草的心悸，艰难地维系着它作为一个壮美故事应有的激情、跌宕、浪漫、悲壮，并随时随地准备着同罗伊的自杀一起到达生命的顶峰，最后一次绽放烟火，然后灰飞烟灭。

无法行走的罗伊在自己的故事里驾驭着黑马、迈着矫健的步伐，足迹踏遍沙漠、绿洲，甚至漓江、长城、金字塔、自由女神像等世界的各个角落，获得了朋友的珍贵友情，俘虏了命中注定的爱情，潇洒地报了仇。事实上，如果跳出他的视角，这完全可能只是一个少年维特的烦恼，一个因为种种意外因素自杀未遂的故事，可它竟披上战袍，衍变成了叙述的冒险，一场旷日持久的寓言，不断被叙述者狡猾地打断，接着我们就都被他的郁郁寡欢震慑住了。

罗伊、护士伊芙琳、亚历珊卓、亚历珊卓的爸爸、印度朋友、带假牙的老人、手术室的医生、男影星、神父、送冰工人等在罗伊的故事里全部粉墨登场，用一种类似二元对立的关系化身为复仇五人组（蒙面侠、炸弹专家路易奇、奴隶奥塔、印度佬、科学家达尔文）、土著人、公主、欧迪亚斯总督、神秘使者，他们随着现实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随着罗伊情绪的起伏和亚历珊卓的好恶在故事进程中不

断变幻各自维度，在故事的空间里，沿着虚实交织的伪时间修修补补，“现场直编”，从而创造不同的价值和意义：爱情、友情、生命、信仰、希望，像无数面互相折射的镜子，穿梭在现实与虚拟的光影里，仿佛可逆、错位，然后逐渐会聚、成像，显现出必须面对的自己。

然而像是有预谋的策划一样，罗伊壮士断臂一般悲壮地把所有的这些美好摧毁，只留下眼泪、血浆、废墟和坠落……不断的坠落，将死亡作为一种渴望和心灵致静的归属写满每个壮烈牺牲的英雄的墓志铭。

罗伊在复仇豪迈的坚硬外壳里包裹了不堪一击的柔软内核，注入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亚历珊卓的影响，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逻辑设计：现实成了故事的充分非必要条件，假说在修正和验证的过程中逐渐重合；而折中主义的完善就像螺旋的上升一样，越是密集纠缠越坚不可摧。

忧郁的场景设计和无处不在的隐喻超越了电影情节本身，“绝望迷宫”——又被称为“耶路撒冷之路”——是罗伊为印度佬的妻子设计的死亡现场，在现实中其实也是他自己纷乱心绪的体现；古老诡异的祭祀之歌为迷路的人们指引方向，而作为替身演员的罗伊则前途未卜；无数只小鸟从濒死的神秘使者嘴里飞出，是殉道者释放诸神的仪式，在树神的见证下复苏寄附于草木花鸟的灵魂，然后一同奔向绿洲。挫败的自卑在故事中得到各种补偿，罗伊用蒙面侠的面罩和神秘、强大，进行自我保卫与防御，他的抗争、克服被虚构拥入怀中，欲罢不能。



《坠入》剧照 2

罗伊说在他的故事里“没有快乐式结局”，在罗伊认定这个世界充满着虚情

假意、自己已生无可恋的时候，亚历珊卓的出现、孩子的真与爱使一个成年人所谓的“阴谋”变得那样荒唐与不堪，手术台前的罗伊面对头上缠满绷带的亚历珊卓，痛哭流涕，为小女孩，也为自己，生命的证据与意义在谎言和假象的夹缝中喷薄而出，清洗这个世界的污垢和沉渣，修复脆弱和伤痛。对吗啡的依赖和渴望成为罗伊逃避世界的武器，却发现原来一瓶糖豆也可以令他昏昏欲睡，致命的毒药可以轻易麻痹受伤的痛处，但跳动在胸膛里的是为拯救灵魂而永恒不灭的火种。瞬间，罗伊的爆发为他所放弃的一切的重新释放打开了一道决堤的缺口，原来，这个外表忧郁颓废的年轻人心中所拥有的爱远比残酷的现实所能湮灭的更多，面对为他受伤的亚历珊卓，他开始付出和反省；面对他几乎用生命换来的电影胶片，他开始感觉希望和曙光。

“这不仅仅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回到故事的元点，亚历珊卓的这句话一语破的。从最初以公主的形象作为蒙面侠爱人出现，到罗伊吞下药丸、复仇五人组遇险出手相救时变身为蒙面侠的女儿，直至最后用又一次坠落和眼泪换回蒙面侠和罗伊的再生，亚历珊卓才是这个故事真正的胜利者。

对于许多正处于人生低谷的人们而言，《坠入》这部片子所要传达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对一个成年人人生观的改造和感动的沟通，中断的角色也许永不再续，意外总不可避免，影片结尾处，一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真实的黑白胶片向我们展示那些永远无名的替身演员们每一个惊险的特技瞬间，导演终于亮出了他的答题板。这不是一部为任何人而是专为某些人创作的影像，借一孔微弱的光束，我们看到每一个卑微灵魂里跳动的炽热之心。这种感动，《造梦的雨果》给予了魔术般的致敬，《艺术家》则还原了默片时代的辉煌。

罗伊作为成千上万个特技演员之一，他的艺术人生才刚刚开始，他与亚历珊卓一样，同样被关心和爱他的人所珍惜，被需要他的人所重视，当我们像一个执拗的孩子一样，拼命挣脱父母的怀抱，在荒无人烟的迷途中哭红了双眼，无意中回头，却发现原来有一种关切的目光永远不曾从我们身上移开，像一束最温暖的光，越是黑夜，越是显得明亮，面对人生的选择，我们不再是溺在湖底唯有等待奇迹出现的弱者，在我们各自平凡却精彩的人生舞台上，我们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和主宰。

《坠入》里的梦当然是充溢着天真、爱与生命及诗性正义的童话，它映照

当下的残缺与有限。我们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却时常忘记自己可以决定故事的结局，所以，不要讲沉沦的故事，更不要伤害认真听故事的人。

亚历珊卓又重新回到了她的橘园，从此她的梦中不会再有“愤怒的人们”、熊熊燃烧的烈火和支离破碎的噩梦，念着“Googly,googly,googly, go away”的神奇咒语，美洲新蝶振动开斑斓的彩翼在天空中划出变幻莫测的的轨迹，只为追寻太阳的温度，华乐斯用鲜血换来的是连达尔文也无法解释的生命奇迹，那是偶尔投影在波心的一片小小云彩，一本失落在秘密花园里的筑梦笔记。

## 老女孩

### 《亲切的金子》

美丽的李金子背负着绑架和谋杀的罪名在狱中度过 13 年，其间因她不可思议的亲切和友善，被狱友们称为“亲切的金子”。出狱后，她在好友们的帮助下开始向真正的元凶实施复仇计划，然而，她会如自己所期望的那样从中得到解脱吗？

《亲切的金子》是韩国导演朴赞郁“复仇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朴赞郁通过三部影片考量了复仇内涵的方方面面——如《我要复仇》中环环相扣的“复仇链”、《老男孩》中自虐式又无法摆脱悲剧宿命的复仇，以及这部《亲切的金子》里隐忍而缜密的复仇——尤其是影响最持久和意义最深远的一面：后果。对很多影片来说，补偿性质的行为是落脚点，但对朴赞郁而言，这只是通往更广阔叙述的出发点。



《亲切的金子》剧照 1

故事的头一小时展开得像一条没完没了的莫比乌斯带，在时间上任意跳跃，并不时地往回折，镜头里充斥着童话般的梦呓和韩国人惯用的夸张的表情语言，监狱里不断上演着的黑色幽默剧，是导演“痛下杀手”前的一场场华丽彩排。李英爱红色眼影加卷发披肩，时而笑靥如花、时而目露凶光、时而泪水涟涟、进而吞云吐雾的惊艳表现是最大的看点。观看时的耐心是必不可少的，最后叙事速度

终于慢到了可以让我们赶上的程度。影片的基调在后半部发生明显变化：阴郁暴戾，金子也开始深思复仇的是非对错，以及我们是否有足够理由认为“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它有意的慢节奏是为了让观众有时间反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当金子在洗手间看到那个死去小男孩的幽灵的时候，我们也才能终于明白，13年来，金子心中的复仇对象不过是一汪镜花水月，一方面，她将自己的冤狱及所有罪孽归于白老师；另一方面，她又长年被自己思念女儿和对那个小男孩的愧疚所纠缠，最终，她自欺欺人地纠集了一群痛失孩子的家长，共同上演了一出既庄严又可笑的复仇大戏。金子的复仇对象比“老男孩”李佑真更虚无缥缈，起码李佑真要报复的是个实实在在的人，而金子要报复的白老师虽然罪不可恕，但在电影里也不过是金子心理阴影的替代品，是一个概念化的指向。

在细节的打造上，本片总有一种精雕细磨的刻意，但这并不是说它做作，而是在这样的手工雕琢中、在这样的视觉配置中，方显沉重而复杂的主题，在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无法对复仇这件事作出公正的价值判断，基于对原罪思考（复仇几乎是人类的本性之一），每一个残忍的复仇背后，除了对社会、伦理道德、人性阴暗的批判，更多的是对悲凉、不堪人生的一声叹息。这是“复仇三部曲”一以贯之的思想，在每一部电影结尾，“复仇”这个利器总会随着救赎式的解脱而达到心灵的净化。《亲切的金子》结局是金子将脸深深地埋进洁白的蛋糕里（韩国的传统是出狱的人要吃雪白的豆腐，有净化灵魂之义，金子在刚出狱时将牧师给她的豆腐打翻在地，表明自己对法律的挑衅，此处的白蛋糕与豆腐具有同样的含义），而女儿也彻底原谅了她，这让我们在救赎失落的巨大反差中看到了一丝温暖的希望。

将“复仇三部曲”三部片子合并同类项，它们都充斥着导演个人风格极度鲜明的进攻性思维和暴力血腥的镜头影像，有影评人认为“复仇三部曲”是“危险的作品”，因为它们营造了一个毁灭式的、荒诞的、罪恶的极端消极阴郁的心理世界，对于电影导向而言这是相当可怕的，但朴赞郁从他独树一帜的美学角度以及新鲜的镜头形式拍出他想要表达的内敛的苦楚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当罪恶无法用忏悔清除时，复仇就成了治愈创伤的灵药。他想让每一个观众随着他的电影深入到复仇的黑暗腹地中去，“他越是要到高处、光明处，他的根就越是猛烈地伸向大地中，越是向下，越是进入到黑暗中、进入到深处，——进入恶的

里面。”就像是中国石窟艺术里的佛本生故事所传达的一样，整个画面在肉体的极端狰狞与痛苦中，突出心灵的平静和崇高。在这一点上，他与日本的“暴力大师”北野武相似，心怀浓厚的人道主义关怀，强调人本身的价值，书写底层人、边缘人的无奈，呼喊出他们的心声，发泄他们的欲望。极端化地沉溺于用暴力、恶、杀戮作为载体，清晰而强烈地传达对人格尊严的捍卫和偏执，透过暴力外表，探讨人生的矛盾，指涉亚洲人传统文化中的义理、仇恨、死亡等终极价值观念。朴赞郁拍的虽是黑暗三部曲，但自己就如一个手持罗盘的道德大师一样，最后总将答案指向光明：爱和被爱、原谅和被原谅。



《亲切的金子》剧照 2

《亲切的金子》是对现代人情感的一次拷问，它将一个人的悲剧演变为一群人的悲剧、一个社会的悲剧。哈姆雷特把复仇上升到“生存还是毁灭”的哲学命题，但对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而言，面对这个“复仇”的故事，不禁要发问：究竟是荒谬的人生引发了复仇，还是复仇书写了荒谬的人生？